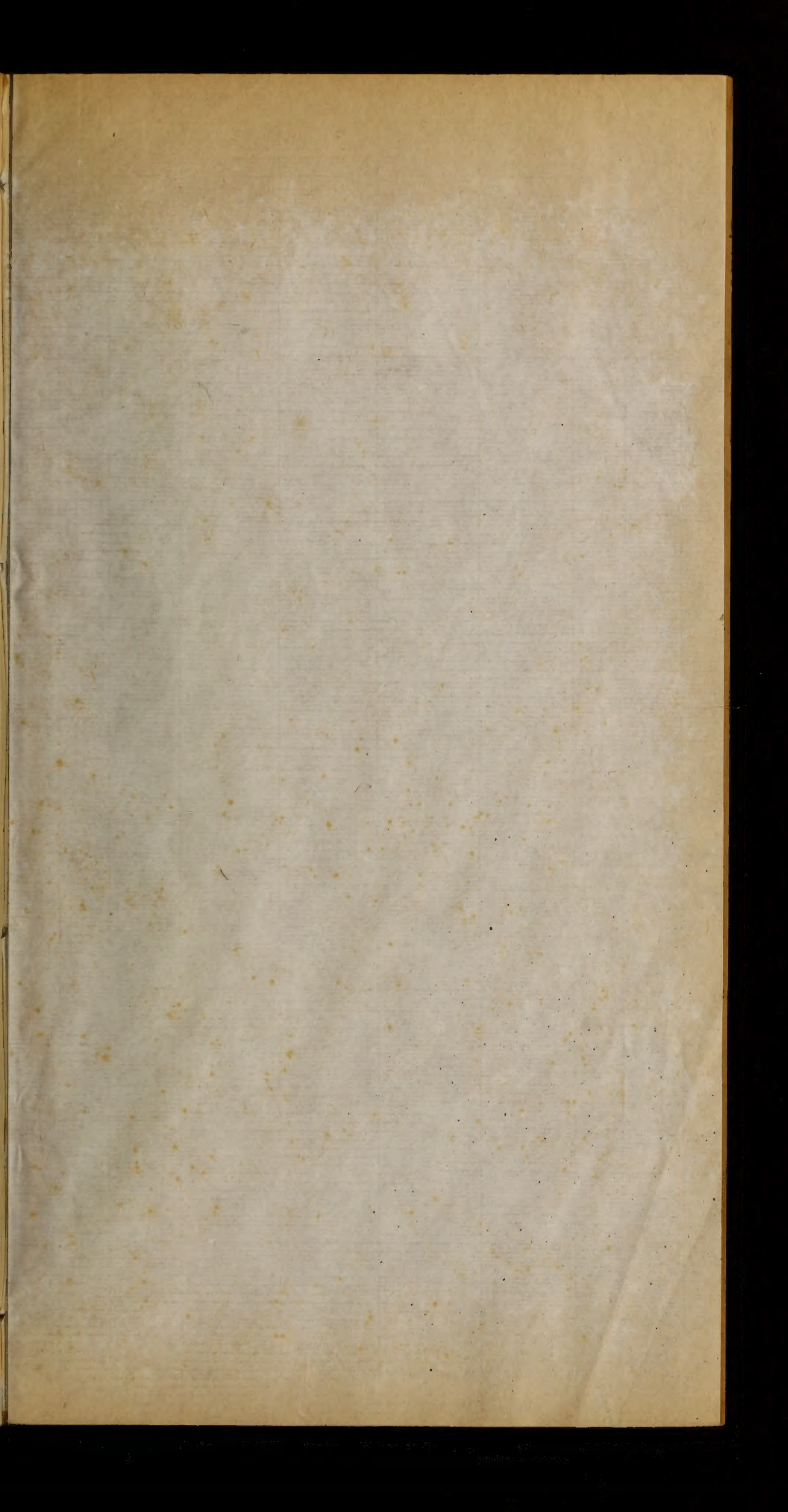
潛州集

半部稾三刻





誥授奉政大夫提督江南學政按察司僉

事劉公墓誌并銘

公劉氏果諱毅卿字一字木齋晚號樵雲老人

始祖諱福明弘治中自碭山徙諸城數傳至文

學公諱思智邑庠生是爲公曾祖再傳爲文林

公諱逈邑庠生贈行人司行人公之祖也父奉

政公諱必顯累官戸部廣西司員外郎以公貴

封奉政大夫四川司員外郎加一級母鄭謚母

孫俱贈封宜人奉政公四子公其次也生有異

徵六歲就家塾授以書不能讀惟昏昏思睡一日有黃冠至門索其弟子公偶出黃冠執手孰視口若有所屬忽辭去公自是日誦數百言終身不忘十歲應童子試文甚奇受知邑令秦公長有勇力善馬射時當大亂公關弓向賊發必應弦緣此屢免奉政公於難亡何太贈公以罵賊死鄭宓人以全節死公奉奉政公從弘光帝南渡主表伯鄭琨軒侍御家侍御勸奉政公仕不應因謂公才一試行間可致通顯公辭曰家

世業儒雖未能以文章名世終不敢投筆事戎
寔見當時君相用人行政皆非遠圖不欲涉迹
其中也數月知
本朝定鼎始從父北歸家徒四壁立蓬蒿沒人
略不一顧惟發憤下帷揣摩既就三試有司咸
激賞其文補博士弟子未試之前有欲代為居
閒者公不從曰進身之始不可苟也可以知公
志矣順治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奉政公以
行人使粵東公聞祖母王太宜人病不俟 廷

試馳歸侍湯藥者兩閱月無倦容及卒衣襚棺
斂必誠必信父亦得無遺憾已亥　殿試名在
二甲需次五年甲辰謁選得太原府推官公以
職司民命時存矜慎讞牘山積皆目閱手批未
嘗輕假他人署內埽除一室空無所有惟書瀧
岡阡表夜燭治官書一段于壁每定一爰書必
讀一過故獄無冤滯丁未奉裁缺之　命解任
明年遷河閒知縣河閒畿輔邑夙爲盜叢公下
車卽以未結前案受罰公曰身爲民牧而忍驅

之爲盜邪爲之清額賦均力役無藝之征悉革除之舊税不登擇負多者杖於庭公嫌其過重訶隸人曰此催科非懲姦也蒲鞭示警已非初心汝欲僭此立威名乎釋之庭下觀者數百人爭相告曰眞吾父母也上賦失時致累父母吾輩非人矣不十日而額課全完又力行保甲法使人自爲防行之逾年逋盜屏息鄰邑不逞之徒亦以河間有神君相約勿踐其境庚戌

皇上時巡畿甸未至河間百餘里微行田舍問

守令孰賢郡民以河閒令對入境
上復微行憩臥佛寺見一老儒問如前老儒曰
我生七十年從未見賢如劉令者頃之扈從畢
集羽林佽飛之衆震耀禪扉始知其爲
上也老儒仆地不能起
上令扶去之卽日　召對公俯伏　駕前
上命騎馬後隨以便　顧問先問年次問出身
次問歷俸次問河間徭糧條目公奏對稱　旨
從行十餘里又問汝平　遷應得何秩優擢應得

何秩天語溫文不殊家人又從行十里命
回縣辦事旋諭吏部云朕田獵畿南訪知河
間知縣清廉愛民才具優長着從優議敘部議
以臺省用緣承緝前案未結格於例擬以主事
用遂升刑部江西司蒞任郎以才能推擇修
大清律時大司寇濟南艾公桐城姚公皆一時
名臣每事必虛巳咨之然後行癸丑奉命榷
關九江是歲十月滇逆發難郡人惶駴走匿山
谷多爲盜憎公與郡守江公共謀戒諭塡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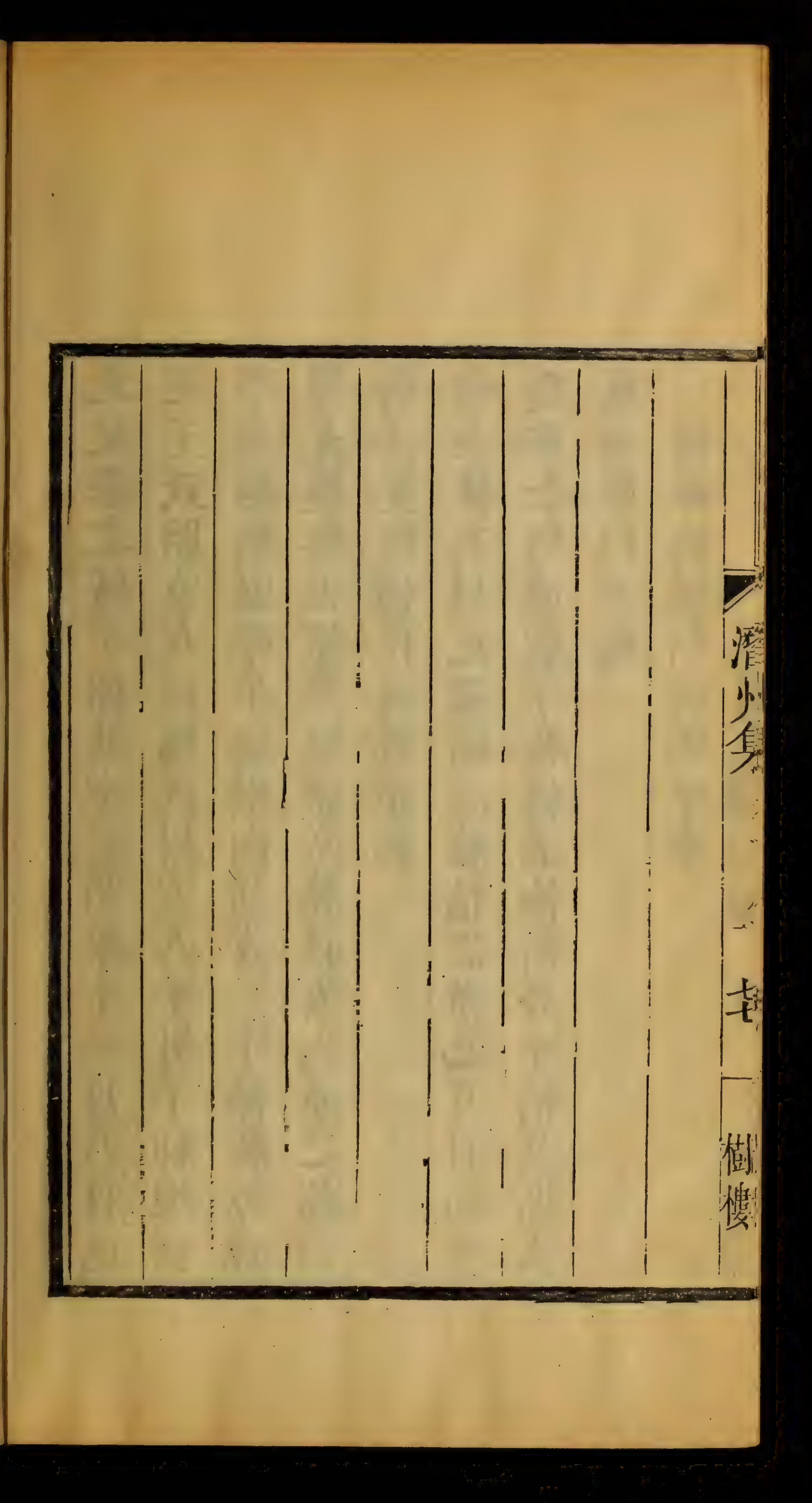
人心始安次年復　命轉本部四州司員外郎丙辰遷本部浙江司郎中已未擢江南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江南號才藪求雋過亟閒墮時趣公乃與翁寶林先生取有明大家之文遒勁可法者決擇二百餘篇名曰文起版行之且諭以文必巳出剿襲塗塈者抑置下駟由是風氣大變復古有機矣詎意歲籥未更以宅孫安人憂歸里禫除後安補監司　公念奉政公年高決計不出朝夕扶侍奉敦牟進甘旨又於舍後闢

燕園春秋佳日柳暗花明輒奉奉政公游讌其中公率子孫繞膝上壽奉政公亦怡然爲進一觴也定省餘暇即教兩弟讀書如是者十三年奉政公年九十三以疾卒公時亦六十有六矣猶作孺子泣躃產營葬哀禮咸備晚年思京華舊游乘輿一往亡何歸來精神奕奕飯後必幅巾藜杖行散阡陌間易簀之日猶坦步先塋於奉政公墓隧相地形以樹碑版入室未久瞑目淡息翛然逝矣公神儀岸異疎眉目美鬚髯人

以胥仲呼之居官剛勁不可撓折與人交初若難合久之更樂其坦易長於言語謦欬作洪鐘聲遇是非曲直辨說揮霍一坐盡傾少以意氣自豪赴人之急甚於已私或以險難告脫手數百金不自顧計尤重友朋交游幾徧海內出則飾衣馬盛傔從老來斂退匿迹濱郵出入駕禿尾草驢長吏經年不一見其面也公生於天啟七年十一月初一日酉時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初五日子時得年七十有三葬於所居郵

北父墓之域中卽其卒之明年十一月八日也
配王氏贈宜人謚厲氏封宜人子男子紳燦國
學生綸爘縣學生綖爆尚幼女一字孫潍泳孫
男九塈埊垚堡埾堅墪壵塍孫女六系之銘曰
前法吏後儒臣著聲蹟脩
帝心使其材克盡而志獲信詎難爲耳目而作
股肱奈何遽就子舍終老海澨於乎惜哉斯人
也而壓以孝聞

傳神寫照自班馬中來



曹智千墓誌并銘

余別業爲杞子故國南去十五里雙峯矗立若人甔擔然是爲擔山余所居自來草閣適與相對清曉卷書坐臥其閒時見高稜山之北麓有大墟落曹氏聚族於此而智千君其最著也君十有一歲而孤事母至孝出應童子試即冠其儕偶復就試郡城母倚門而望至損眠食君自是不敢爲出疆之行亦遂絕意進取母以亂後迷其鄉族君于竟外多方物色得戚黨數人歲

時過從以慰母意母好操作老而彌勤君屢諫不聽遇母親蠶事凡炙箔窨繭捉績練絲君胥以身先之母惜其勞卽爲少休一妹夭亾母痛之幾不欲生毎噭然而哭君輒應聲長號母哀亦爲頓減其委曲承順皆此類也母寢疾竭志營療籲天請代卒不諱室中服用未嘗移置至臥榻枕簟夜設曉斂一如平日旣葬猶然又以祖父蚤世不逮養祭祀以時出入必告嘗料揀藏籍忽整衣拜前命子拜後詔之曰書中二字

汝曾王父手澤也敢慢易視之乎其內行如此至與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手出肺肝爲信然好爲人緩急排患釋難傾身瀝腎弗卹也晩年尤與余善余居杞城無事卽過其田廬不則遣童子招之使行余必凭闌以待其阡陌術經經行之迹可數每至東灣輒望見之下樓相迎成歡然一笑也及君沒而莫與往來益使人有荒郵寂寞之歎矣君諱士俊智千其字青州安丘人曾祖一豸祖應鐸父亮三世皆邑庠生以文

行有聞母劉氏娶于周子男一掌吉邑庠生娶劉氏女三適田秫劉家駼韓知健孫男三助勳勰孫女一君卒于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辰時距生崇禎五年九月十八日申時得年六十有七於其卒之歲十月十八日將葬君擔山之先塋掌吉具狀謁銘於余其何忍不銘銘曰

儒其行而俠其骨耶才踔厲而遇詰屈耶四尺之墳君所息耶後有過者能勿式耶

往來成二老此邑可畫

李太公墓誌 并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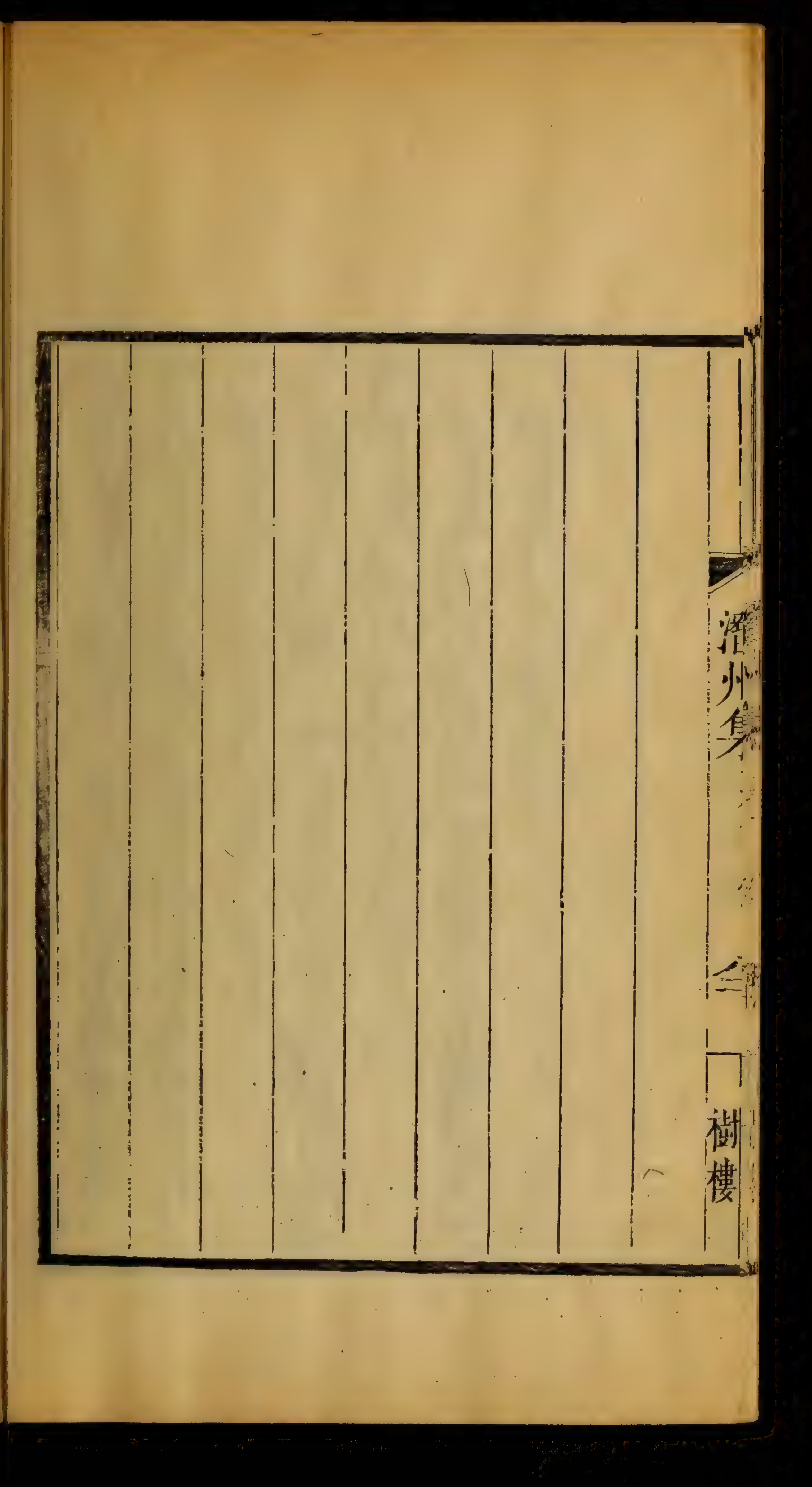
余邑自前代以來人才輩出然耕牧之家絕少崛起者必讀書制行積累數世始發科第李氏其一也李氏居安丘遠有代序至諱攑中者崇禎丙子中山東鄉試副榜有丈夫子三長之朴邑庠生次之楷年十二有聖童之譽早以次郎太公太太公生五十七日而孤七歲奉母馬孺人之教就外傅授以經史過目不忘弱冠屬文輒爲輩行所推旋以第一人補邑博士弟子再以

試最旣學宮一時髦士束贄北面者幾半邑中卽其人素不相習苟挾行卷是正無不依傳傳注丹鉛甲乙隨貲開導初未嘗覺其爲煩其訓子尤嚴而有法督以文行不少假借丙子秋長君仁壽遂領鄉薦雖累世之績學敦德將於此觀成實由太公之善教也太公諱之懋字仲勉澹中隱厚與人交有終始其接人煦煦口出氣若惟恐傷下至僕隸亦不輕以聲色相加其事親也盡志與物其處兄弟熙熙怡怡終身無間

言長兄丘嫂晚年皆病太公晨夕省視藥餌必親及太公示疾而兄嫂之病篤戊寅九月二日未時嫂卒次日丑時兄卒太公聞之痛貫心骨後二日巳刻太公卒矣昔歸震川誌居懋士勉之墓謂其家期月之間遭三喪觀者太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擾擾而君獨可以死邪今太公名字既與居同而其疊遭三喪乃在四日之內余執筆志之能不俛仰三歎乎余與太公生同里閈長而

交好今春閒居與劉崑右曹實菴馬竹船諸君
修睢陽五老吳興六老之會招太公入社是時
太公方從事制科業期應督學試後始踐斯約
豈意其試事甫畢遽就泉壤且太公久困諸生
間至食稟垂三十年而不及貢以老惜哉太公
以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五日終距其生崇禎十
七年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七娶於宋繼孫
再繼曹子男二長仁壽康熙丙子山東舉人娶
於曹次仁宅尚幼女二長字周而助次尚幼仁

壽於其卒之歲十一月二十六日將奉太公之匶合葬西郭祖塋之次排纘行略先事請銘不可辭故最其生平序而銘之銘曰
士之爲善者雖幽鬱而弗伸其潛德隱行久而必聞遲速顯晦誰謂不在其後之人
邪得此恰好典故供其點染似有神助文之體氣亦了不異震川


樹樓

文學張君墓誌 并銘

萬曆中吾邑有鄉先生曰張公諱文炫以進士起家仕至河西道副使鄉行宦蹟人人能言之公自釋褐迨今且百年而門第無改孫曾猶彬彬世衿裾業雖其似續之賢然亦可以見公之所貽者遠也憲副公生文學公諱鄰斗娶於孫有丈夫子三君其長也諱六奇字六一晚號默翁文學公爲憲副公夔子憲副公出守松江文學公時適相從生君宦邸君生而警穎承傳家

學蚤列庠序且工書擅翰墨聲邑人咸目屬之以爲能亢其宗者也亡何憲副公以山東大亂文學公竟歿於兵君携家出避山澤間及反舍而構櫨宗廟咸燹下材田園就荒白地若[illegible]脫家之食指衆苦無以給朝夕乃貸粟族中間以釜庾相假皆身自轉運於百里外一日遇賊平原郵關弓相向矢貫左手幾危有識君者曰此張佛子孫也舍之張佛者鄉里以號憲副公也亂小定恐兩弟失學延名師誨之皆補博士弟

子各爲娶婦始析箸李安人沒尙遺庶祖妣王君迎致於家事之甚備餘九十歲而終生養殁葬未嘗諉之諸父也季弟六華出爲叔父後不善謀生其產曰挫孫孺人憂形於色君意覺之割腴田百晦贍之人以爲難尤嚴取予嘗有賈客貿君粟所授價倍其直賈不寤旣去而君始知追之不及逾月其人復至以原錢還之賈謝曰世有卓行君子不圖於吾身親見之也其所爲皆此類君性俶儻少喜任俠多竟外交遇人

急難傾身赴之晚而自悔杜門簡出端坐一室埽地焚香案上古書數帙體中佳時脫復涉略了不以世事爲意君之得逾大耋靜而延年非其明驗歟君既開八袠豐頤渥顏視聽步趨充然壯容觀者無不以爲百歲人丁丑人日傷脾作泄然非劇疾十九日忽呼其子曰亟舁吾櫬來將自位置父子相聚止此兩日矣昧爽自起盥沐伏謁先祠又謂若嵩詰朝寅卯間而父歿矣而父歿汝能上承祖德毋改耕讀而父無恨

吾夙人以橫逆相加汝不與校吾亦無恨語畢就寢日未出形神已離寔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卯時也距其生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子時得年八十有四娶昌樂貢生高公閎之女卒先君二十八年側室劉氏子男一人卽若嵩邑庠廩生劉出娶諸城諸生王公鎖女君卒之又明年三月三日若嵩將合葬君于邑東小莊之祖阡具狀問銘君視余二十年以長少日與君同居南郭望衡對宇數共晨夕厥後

余雖遷去然猶不廢言面君見余之始余見君之終相知已淡而君之子若嵩又好從余游時得考論其世故取而爲志不盡以其狀也銘曰

出自北門再折而東曾不一里宰如其封是吾黙翁之幽宮於乎爲善而無近名康寧而以考終用報先生何足以臧有子式轂天意或在乎其中

修辭古藻錯落可誦

敕贈文林郎山西潞安府平順縣知縣吳

公墓表

予束髮結客於濟水南所兄事者一人曰吳君西濤任俠自喜勇於爲人家無儋石之儲而千里誦義焉久之悉其家世凡君所爲皆由君父獻明先生高文大節㮚炙漸漬行能以成而非特其天資之卓犖也君旣謝世其長子長榮鉻達樂易有祖父風好從予游一日出所纂王父行實謁予文以表其墓曰吾先子意也遂不敢

辭先生諱凱獻明其字一字旋公其先自棗強徙長山曾祖諱貴不仕祖諱文魁永平訓導父諱三戒階州學正兩世皆以卓行載郡邑志母高孺人先生賦才俶儻志意恢闊弱冠爲諸生即好讀左氏太史公及兩漢諸史眎場屋之文嵬瑣不足措意篤於內行事母純孝邑中人士上其行於兩臺表以棹楔兄嘉訓早世遺子玶最幼先生哀其孤露爲延名師而親課其勤惰尋補學官弟子又割已產之半贍之玶年八十

餘終其感先生之恩稱先生之德猶不容口先生既以文行著聲四方名勝或過於陵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不忍去一時守令亦以先生爲奇士多折節下之先生則封域自守未嘗有一箋干請也天啟辛酉試於鄉爲本房孫公昌齡所首薦主司以語觸忌諱寘之甲子復以內艱不與試事先生婁困鎻院有某公者逆奄魏忠賢私人也語先生曰以君之才爲某公幕客舉鄉薦由反手也先生叱之曰吾徒屈首受聖賢

書肎向刑餘人覓生活邪新城王季木先生爲作長歌紀其事學宮故隣縣治令某欲取其隙地爲馬房令貪而横無敢與言者先生獨力爭之令曰吳生閉門讀書不與外事相關乃亦爲是齗齗邪先生曰學校禮法之地欲以勢敚安得不言令見其占對慷慨知不可彊事迺寢先生剛正不阿遇事發憤皆此類也先生晚年遇愈蹇識愈高而傷心於時事之難爲也與范忠文公景文雅故以書寄之條上五事其目曰武

并宐加優禮腐儒不宐備兵閹宦不宐監軍已蜀功多冒濫遼民宐加撫卹累數千言皆切中國家利害蓋先生負魁雄之才于時政得失纖悉畢見雖晻鬱無所設施而胷中耿耿終難閟默故藉筆札以少露其經濟之萬一要之徒寄空言豈先生意中事哉於虖天下大計廟堂不知而草茅能言之草茅雖言之而廟堂終亦不能行也此明事之所以不可問歟崇禎戊寅兵躙二東薄長山居民皆走散先生獨留佐縣令

纂嚴城守十二月二十八日援絕城陷先生被執不屈死年五十有一順治庚寅冬葬于縣南長白山之東麓葬之十八年以子貴贈文林郎平順縣知縣娶沈氏封太孺人後先生三十年卒子一人琯即西濤君己亥進士平順內丘兩縣知縣孫三人長榮州同知長源太學生長齡邑庠生曾孫四人存恪奕蔚際臨遵讓餘詳志狀中康熙三十八年夏六月大暑日契家子安丘張貞表

敕封文林郎山東青州府臨朐縣知縣呂

公墓表代

蓋歲柔兆之困敦封臨朐縣知縣亮公呂公沒且葬其子主政君立齋既請李閣學爲之誌李殿讀爲之傳矣而復屬余文其隧道之石當

先皇帝順治辛卯翰公公令日照以最超爲儀部員外郎余時官　京師慕其爲人遂與締交是爲公兄

今天子已巳立齋令臨朐刑德竝流聲聞齊魯

間值徵天下才可為給事御史者守相臺察競上君名　召至闕下則以俸淺稍不應格授部主事亦與余善余與公家兩世知交皆以道義而兩循吏前後分符又俱隸青郡與敝邑接境覆露拊循實維桑梓分誼固不薄矣忍不一言以慰孝子遂依行狀考次其世族官封學術德行與其生卒子姓以哀其墓其世族官封曰公姓呂氏襄衮名字亮公大名長垣人高祖棠曾祖志祖兌父元樂贈奉直大夫始娶支贈太宜

人生一子暨娶史封太宜人生三子公其季也總角明惠善屬文出應郡試即冠其儕伍應督學試即補郡博士弟子尋食餼縣官應省試輒不利爲諸生祭酒者餘四十年以子貴封文林郎山東青州府臨朐縣知縣其學術德行曰公蚤失怙事母至孝兄弟怡怡曲盡友愛當析箸公辭不得物產取其瘠惡者兩兄先後逝哀慟幾不欲生撫其遺孤及從孫輩無異已出其生業功名婚嫁爲之周旋經紀皆底于成公性醇

篤好修長者之行衣服飲食崇尚澹素而雅樂
施予有輒散之貧者取諸公若寄也公末歲駸
駸顯重矣然不以貴邑喜所與交賤而少我者
折節下之皆能依傳禮義主政君令朐五載數
遣人迎公公訖不就養唯貽書戒之奉職而已
君敬謝教唯謹以故君治行卓然而公亦獲自
安于山澤中也其生卒子姓曰公生前明萬曆
四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卒今康熙三十四年正
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又六子其卒之明年九

月某日葬某所某原娶李氏封孺人有子三長
即主政君名非虎女二孫男四孫女五曾孫女
三所婚嫁多令族詳具誌狀中烏虖吾觀於公
而知夫復始者之不易也蓋公自高曾以來孝
弟力田爲善于家者數世矣至公而家庭稱其
敦睦庠序重其文學鄉閭黨友頌其爲大人爲
長德是其所以貽後者視夫任宣之窖粟樊侯
之樹漆不亦大逕庭哉今主政君方貴仕於
朝其顯揚光大之者一命再命知不足以究其

積之厚而沾溉之靡窮也余故爲表其墓曰有
魏君子呂公之墓使後之徵行者有考焉
潔甚

誥授奉政大夫陝西臨洮府同知高公墓表

高子任吾邑篤行士也書其祖同知臨洮府事諱應玢字明珍之行。治。伐。閱。世。次來請曰吾高氏世爲邑之興福里人後徙城西土山之麓家焉吾祖奉政公之曾大考諱瀛不仕大考諱攀以明經官高郵州學正考諱惟嵩邑廩生用公貴贈奉政大夫臨洮府同知生三子公居第三贍公沒時長兄六歲次四歲公二歲耳生母孫宐人卽世謚母王宐人鞠煢教救亡間昕夕一

日呼諸子而詔之曰汝三人早孤族屬視同几肉今幸皆游庠序門戶有託矣然吾之望於汝曹者實不止此公感其言奮自底厲不數年學已足用時譽殷然邑中才彥求業者雲擁其門成就甚夥尋應順治八年恩貢考授通判緣人闒茸滯改選浙江東陽縣丞境內時有竊發城門晝掩令選懊方詰窘乏策公語令曰捕盜雖非吾責而其所蹂躪者則吾民顧聽之耶令始請于制府遣兵討捕其黨解散賊魁王思鸞逐

去公伺其夜歸親率鄉兵掩捕之鸞力竄又將潰圍去公曰健兒射之中右臂遂成禽兩臺材公交章尉薦遷臨洮府同知駐河州職司茶馬時楚黔用兵需馬甚亟動繩以軍典法羌人遠處塞外縱之則偃蹇迫之則鳥獸散公結以恩信茶至卽發馬至卽驗吏胥無所售其奸中外悅服迄公在無後期者地處西陲風氣勁悍催科少急輒起異謀營卒雖云告變寔相引恫喝爲重公刺得其狀召營將責之曰兵以衞民汝

不能靖亂乃幸亂若此豈不聞程課若輩爲吾職掌乎罔有悛心以片紙達軍門立殲若矣營將氣奪公適攝守事察其倡亂者痛懲之一州肅然州產皮裘吏玆土者歲製至數百襲商賈不勝困有粥及子女者公約同官悉予平直是後歲製僅數十襲矣其潔已愛民皆此類也順治辛丑遇覃恩授奉政大夫贈父母俱如其秩公念以明經荐歷民社覭而從政榮及所生于分已足七十老翁尚復何求遂移疾歸公旣歸

閭門埽軌不復言及居官時事惟日與田父野老話桑麻量晴雨以自娛樂素彊無疾雖躋大耋猶善飯庚辰除夕忽淡悶干嘔次日病革家人欲召醫診治公曰吾行年九十方以考終命爲幸但使吾子孫能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可含笑入地矣奚藥爲越五日神識不亂蘧然而逝生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卒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六日得年九十元配王氏贈宐人繼王氏又繼劉氏封宐人子二人倫庠生模孫八人

任庠生文炘庠生文𪊓文烈价侗庠生修佶曾
孫十一人埈監生均坪堅監生堉舉坤塄墅基
增元孫九人士孝士忠士泮士廉士雅士毅士
弘士恭士哲卒之歲十月十二日葬于郵東先
塋之次公天性敦厚內行尤篤痛贈公不逮養
事母至孝疾不緩帶居喪哀毀盡禮奉兩兄恂
恂恭謹終身無幾微忤仲兄沒其子柟亦相繼
沒貧不能葬夸衾髑翣悉倚辦于公卹其孤嫠
廩假進退昏嫁有無無不自已出者其處人也

一以平恕橫逆之來犯而不校長者之行遠近稱焉有司聞之皆式其閭四舉鄉飲賓采輿論也任之述公者如此余識公在其拂衣之後每有事西鄉遙見公廬輒喜典刑之在望或遇於場圃阡陌間必下馬相揖公即延入其室茶話益久容色益恭不以余之少賤少損其敬夫亦可以窺公之爲人矣余所爲徇公孫之請表而志之不忍牢辭者也康熙四十一年三月望日

同里張貞表

奉政公世所稱潑中隱厚者哉文中敘其居
官臨事遇大難大疑言下立決篤得鬚眉俱
動然後知其經濟實學不可與姝姝煖煖徒
襲長者之虛聲者同日語也

王徵我先生墓表

吾邑濰水之東有兩山焉南北相望如恒衡之對峙前爲峽于家聚族於此後爲岞王氏一姓寔所託處王氏門第之高既并他姓可埒而徵我先生尤王氏之嶽嶽者也先生奇珍諱徵我字其上世莫攷始祖饒明初來安丘擇岞山之勝家焉數傳爲大父九式再傳爲父尙佐隱居不仕而賦性俶儻好與賢豪長者游出行里社衣裳整肅風儀岸異人莫不目屬之娶於周生

丈夫子五先生𡿨幼七歲而孤內受母教外與其兄丈海日夜鐵礪十四補博士諸生一門蒸蒸敦謹以文雅相高遠近慕焉壬午變起兄弟羣從俱罹鋒鏑未幾伯兄圖閣又爲怨家所中俾司邑庫明季敝政縣令旦夕之費唯庫吏是問上官緩急之需唯庫吏是問至臺察贖鍰賦不以時者亦無不於庫吏取盈也故凡領是役者家立毀圖閣衰病之餘遭此慘酷莫能支拄先生慨然以身代之庫中舊貯四百金贖鍰也

邑宰劉公借充州賦上供劉適遷去攝令焚其籍督使代償力辯不聽訟之守守納令賄亦不聽迨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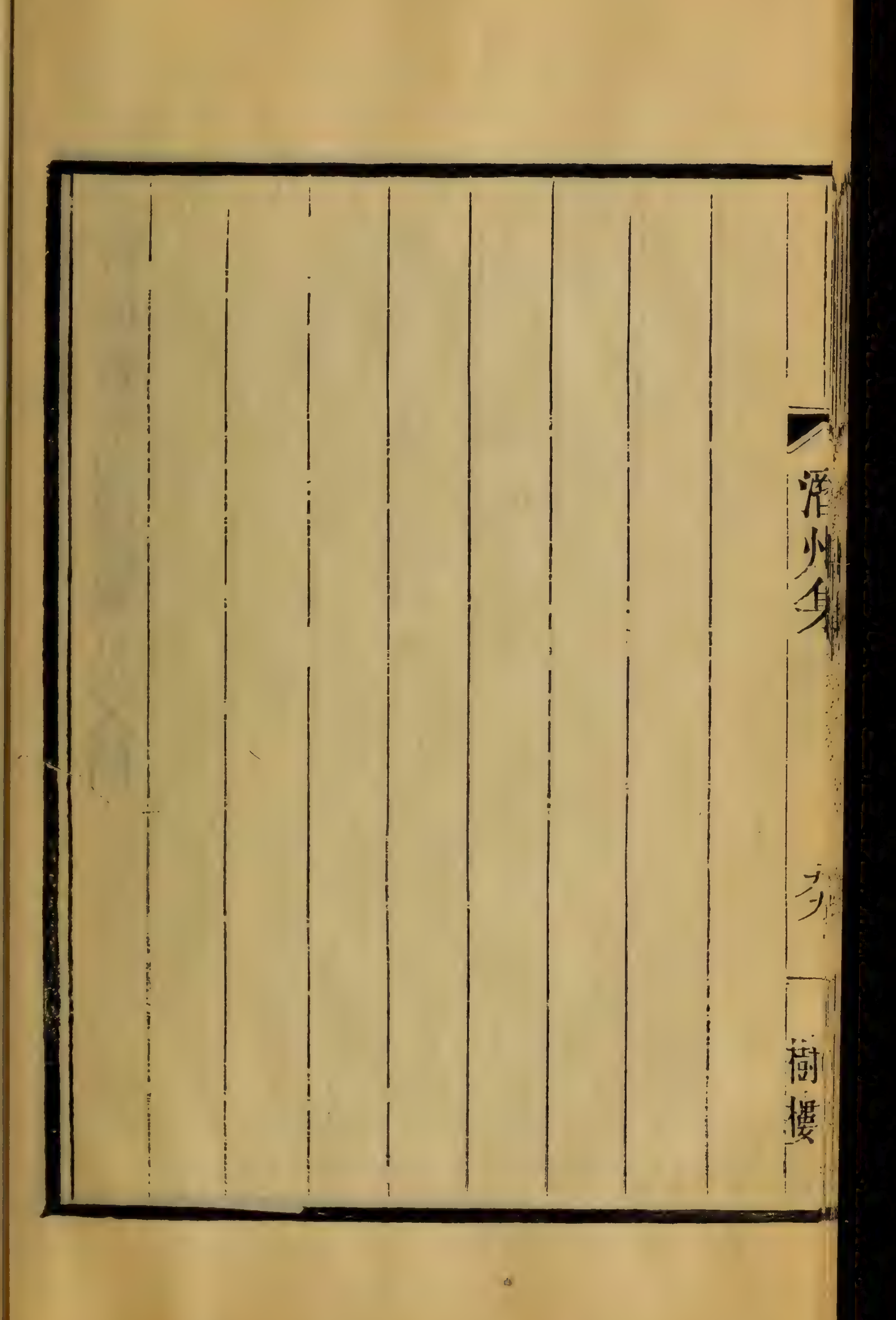
本朝石觀張公來令吾邑值錄科奇先生文拔前茅始白其冤而免其役季兄早世遺孤四人撫育教誨不異已出及諸孤遇害其產應參亭而三分之先生獨不問其子難之先生曰此產爲汝季父故物每一念及輒悲不自勝汝復欲與羣從銖量寸計我心滋慼矣脫令季父憖遺

一子汝將何覬乎淚隨言下其子乃止先生自免役後以日暮途遠讀書益苦文亦益工試必壓其儕偶人皆以爲顯榮可期而先生病且死矣生以萬曆甲辰五月初五日卒以順治戊戌二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五于其卒之歲十二月初十日葬所居郵東南陽之阡配李繼張又繼趙二子汝實汝和縣學生四女嫁綦日宣于蕃李家林郎養重六孫維維繩維念俱縣學生維纘維述維憲維昭三孫女六曾孫於虖今人家庭

燕處誰不知有兄弟及貨財當前爭端斯啟夫
兄弟而至爭財始之相視如塗人終必相遇若
寇讐矣天倫之變尚復何有先生情深急難奮
不圖軀下至胥吏賤役亦且低頭以就之其視
田園闤茸直長物耳故雖毅然讓産大謚章章
寧足爲先生多哉又讀邑志篤行傳稱先生持
已以恭接人以誠排患周急惟力是視爲一惡
少無端齮齕將甘心焉先生淡自避匿賦詩紀
事命子書之終不言其姓名嘗赴省試歸著頭

齊其行橐至濰河沙磧中爲盜所掠毎知爲先生物曰君子人也還之彊悍不逞之徒猶知敬服如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既沒之四十年介子汝和始撰事狀謁余文以識其墓蓋予竊高下風之行久矣投老荒郵其地爲杞國故虛人多固陋莫可與言毎東望岞峯輒思得賢如先生者而從之游又何敢以文筆衰苶爲解故序次其說使鑱諸樂石庶後之仰止景行如予者亦可有所考信也

首尾皆于閒澹處見文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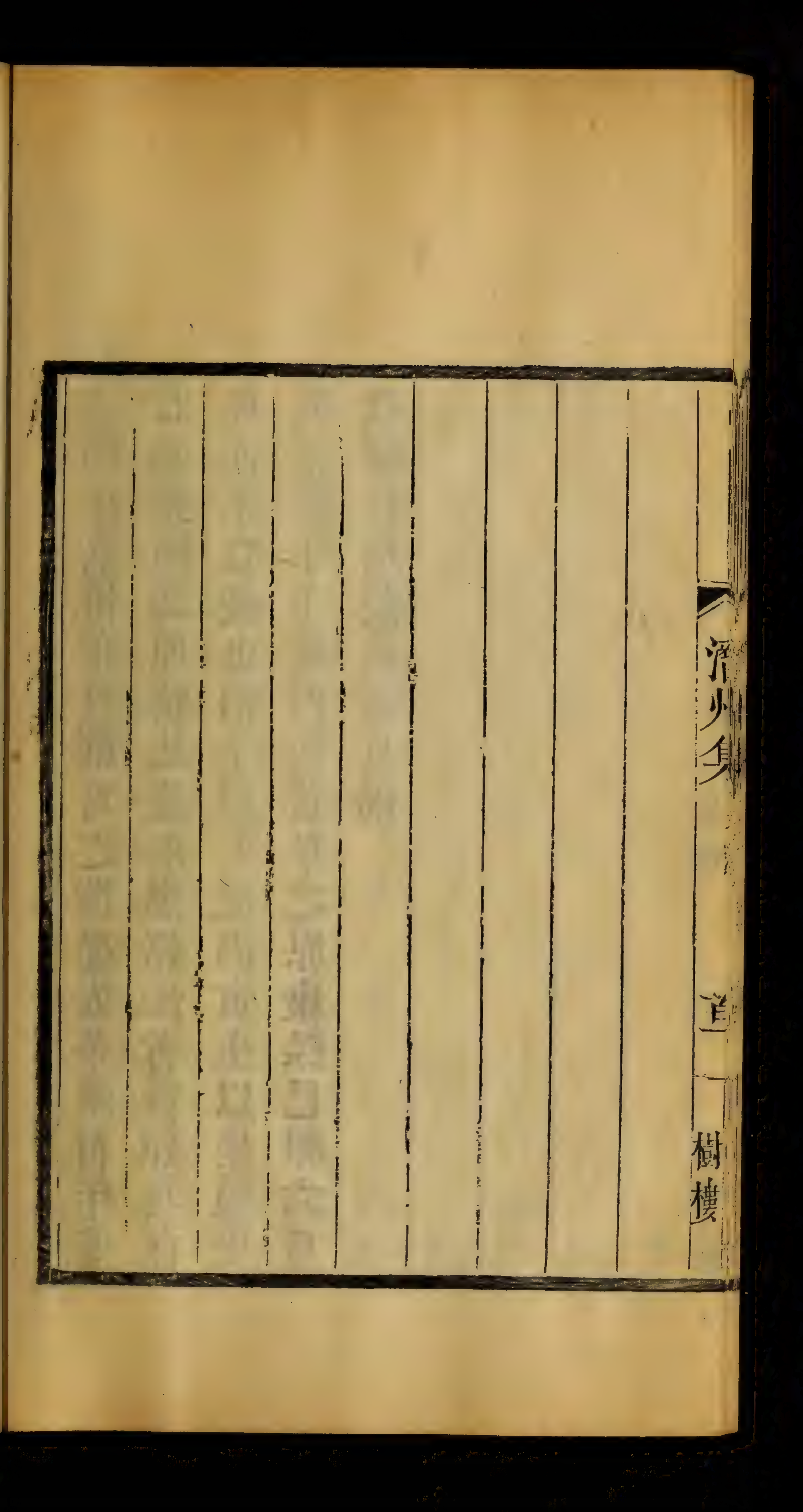


李伯子墓碣

李伯子諱其晟安丘峯山里人太守諱遷梧之曾孫處士諱三祝之孫孝廉諱涵之子母辛孺人伯子少具夙慧有成人之度無子弟之過年十五遇寒疾傳爲䶕𪘏以卒卒十年弓始娶其妹吾妻既長猶見家人思之無異初沒也吾外舅之言曰子孫之才不才皆繫乎天故兒既出就外傅便不復閲省比其亾也料簡故笈見所作經義然後知其爲吾家佳子弟吾外姑之言

曰兒處家庭不見有異但覺平日所行無一事逆余意者吾妻每向予述之辭多嗚咽吾妻旣亾之十年内弟其曉過予曰余有長兄君所知也以時日之無良喪葬草猝至今尙在淺土無以識之再傳而後巳朽之骨且蕪沒於空煙翠樹間矣欲乞子一言鑱諸墓上恐於銘法無當也予應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學與行耳今觀父之所嘗稱者可以知其學觀母之所嘗稱者可以知其行學行淳備生人之道盡矣烏乎伯子。

之所少者惟年耳闟茸之徒晏安茶粥百年鼎鼎朝露同睎原情比迹求應銘法者吾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伯子以天啟丙寅生以崇禎庚辰卒葬于下坡西南黃阜之原康熙巳卯六月幾望妹壻張貞書其碣



李季子墓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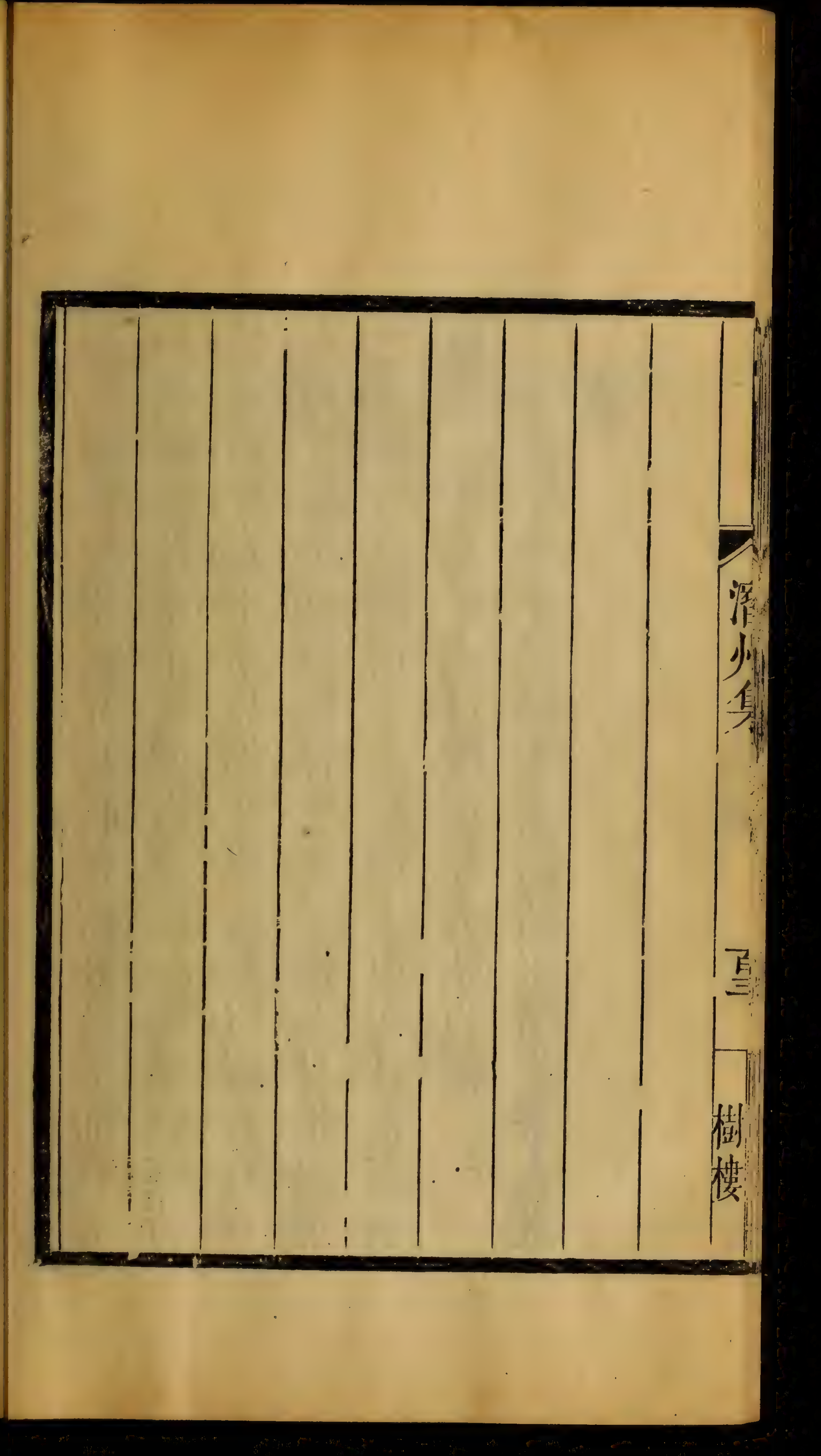
余九歲而孤終鮮兄弟見人兄弟羣游輒嘘唏嘅歎以爲生平無此樂也少長毎過嘉慶過外舅李公家與其諸郎錯互杯柈笑語終夕意戀戀不忍去以爲生平未有之樂庶幾藉此以寓友于之思乎自吾妻來歸其季弟其曙裁二歲耳乳嫗劍之問曰一來省其姊余郎誘之作童稺語以爲嘻笑丱角就吾家塾讀書與余長子在辛同研席季子肌肉玉雪眉目明秀且賦質

聰穎書一再讀輒成誦然喜娭游不耐靜坐塾師督之威以夏楚弗顧也在辛忽病癥結召醫脉之季子固無恙也戲令同出受診以試醫之能否醫言在辛病雖惡能蚤從事可活若季子者不治家人方共笑其妄無何而在辛瘉又無何而季子病竟不起寔康熙壬寅六月十五日也距生順治丁亥九月十八日年僅十六以其年八月葬下坡郡北之阡季子亾後七年而仲兄沒又一年而父沒又三年而母沒又十六年

而吾妻亦沒。惟叔兄其曉在。然亦已老而衰。居恒鬱鬱。多往來余家。興言及此。必嘘唏慨嘆。彷彿余當年意中事。故謁文紀述。欲以紓其脊令在原之痛。抑知強爾操筆。亦足濺余身世無窮之悲耶。以既識伯子之藏。因不復次其世家云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既望姊夫張貞撰

李伯子李子二碣文語語情至讀之令人欲涕



敕封文林郎山東青州府臨朐縣知縣呂

公行狀

公諱襄裦字亮公世家直隸大名之長垣明初有兄弟三人居城西小張邨其諱城蒲者徙城南夾隄是爲公始祖譜諜散落世次遂不可紀數傳爲公高王父諱棠棠子諱志志子諱兌皆隱居不仕修忠厚長者之行兌生三子季諱永樂以子貴累贈奉直大夫爲公父娶于支曁娶王再娶史皆贈宜人奉直公生四子長掌業次

成業次補衰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公與儀部
公同爲史宮人出竝生而穎發競爽家塾年十
二卽能屬文見者皆知其非凡器矣奉直公以
資産分授諸子公與儀部公獨不忍析箸復共
爨數年儀部謂公曰我祖父累世積德應食其
報我兩人固用志不分然指衆而寡聚畜恐無
以供膏粥費吾弟有綜理才田園闗葺其整營
之耕讀難兼無兩誤也公諾之儀部公由是得
安心問學崇禎巳卯遂補郡弟子員旋食廩餼

亡何遭奉直公之變公朝夕辟踊喪葬傳禮順治戊子儀部公舉于鄉己丑捷南宮公復理鉛槧之業攻苦下帷雪屋寒氊不少假易赴郡試即冠其曹耦督學朱公激賞其文拔爲大名府學生公奉母搤臂嚙指曲盡孝養更以餘暇留意田業條理擘畫斬斬有法儀部公宦游十載忘憂內顧公之力也己亥甲辰伯仲兩兄接迹棄世含斂衣襚悉自營辦不以析居分爨後豐嗇隆殺聽諸猶子也公方以骨肉殄瘁觸緒悲

涼又當哭母哀毀有加幾不欲生幸前此儀部公以太安人春秋高請歸終養得與晨夕風雨對眠倚廬共處天倫之夔閭閈歎羨未幾儀部公又以老壽終公彷徨彳亍愀然閔默傷心剋骨有餘悲焉公痛諸兄之蚤逝也日進猶子而訓誨之負質英異者使之讀書力不能治生者俾拮据家事用是子姓羣從上之就功名次亦無虞伏臘者伯兄亡伯兄之子若孫亦俱亡遺曾孫才數歲拊摩煦嫗無異已出竟得成立一

爲太學上舍一爲邑諸生耕稼所獲生羨逾于
舊旁畝益拓公教諸姝無父之子常以㥯克威
至教其子今主政立齋先生則一以嚴毅課其
誦讀篝燈宿火非漏下二十刻弗令息也以故
主政君童髫入膠庠弱冠領鄉薦主政雖在盛
年然懼公行業著於耳目而名實不被其身日
夜思所以顯揚之遂藉揀選以就選人得山左
臨朐令辭行之夕請所以治朐者公戒之曰爲
民父母務崇敦大柬溼之政不可以臨下凡事

當爲　國家計勿爲身家計清愼勤之言是汝三字符也主政受命唯謹抵任後數遣人迎養公堅不肎赴且遺書曰汝能守吾言作好官卽國之忠臣家之孝子矣豈必晨昏郄下始足爲養哉主政君在職節用平稅蠲役減刑務有以祗席其長老不五年而循卓聲振中外竟用理績殊異　內召爲　京朝官雖主政之賦性誠篤克自振厲實亦公式穀之訓有以佑啟之也甲戌五月主政君銜徵　命便道過家公謂君

曰汝可謂不負吾言矣君眷戀庭闈不忍去公曰吾幸健若不以時自力報　上知遇恩無日矣主政不獲已乃行至　都主政緣貧俸稍淺僅以部曹用人爭爲主政君惜而君顧私喜自是得侍吾親矣兼程返里見公面色有異問故公曰肩背微作酸楚無他恙也上元日主政君猶促燕張鐙奉觴上壽家人相聚笑言啞啞越五日體中小極夜半呼主政君曰吾體素孱弱平時惟操守過人耳今登耄耋揆之理數不爲

不足且一生事畢可無憾于黄壤矣端坐瞑目形神已離斯其所謂怡然委順者歟是爲康熙乙亥正月二十一日距生萬曆庚申七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六遇恩例　敕封文林郎如主政初任官娶李氏封孺人子男三人長非虎癸卯舉人初任臨朐縣知縣行取授主事娶成氏封孺人次兆熊貢生娶夏氏先公卒次兆祥國子生娶李氏暨娶蕭氏女子子二人長適癸酉舉人魏文瑛次適候選州同知崔徵獻孫男四

人益謙貢生應舉益昌應遴尚幼孫女五人曾孫女三人公天性純篤綴接戚族尤有恩義凡以急難告猝需允求未嘗以無爲解宗人有以爭財欲赴官質成者公尼之曰阿堵細故一涉訟庭便成仇隙數世而上何人哉出貲助之遂醳猜嫌與人交油油然卽田畯市叟以及童穉與顭敵禮譚諧閒作推䘳送抱纚纚不休晚歲家門駸駸貴盛矣擇木而陰循墻多畏仁心爲質老而益共故　敕命之詞謂其積善開祥義

方裕後非公之賢何以當之無媿歟主政君將以某月某日窆公新阡伐石以俟鉅公大人之誌若銘乃自草行略不憚往返三千里訪貞于家屬狀其事貞雖不識公然主政君官臨朐鄰于安丘值令闕君又以才攝安丘事其廉公惠慈之政寔皆禀公之教是貞所親被者不可謂不習公矣何敢以荒落筆研辭故攗摭主政君所述件繫如右謹狀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年家子安丘張貞狀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
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朱公行狀
曾祖志高贈光祿大夫巡撫廣東等處地方
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加五級妣劉氏一品太夫人
祖仲卿贈光祿大夫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
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加
五級妣劉氏謚劉氏竝一品太夫人

父美先封通議大夫宗人府啓心郎贈資政
大夫大理寺卿加二級再贈光祿大夫巡
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加五級妣姚氏一品太
夫人

本貫山東東昌府高唐州朱公年七十一狀
公諱弘祚字嶽蔭一字厚菴姓朱氏朱姓本出
邾子國即今鄒縣高唐地近之故知其為公族
也曾祖以來隱居不仕皆以行誼有聞于時兄

弟五人長諱光祚選貢生封儒林郎內閣中書
舍人次諱昇祚副榜貢生次諱昌祚仕至總督
直隷山東河南三省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階光祿大夫諡勤慤次卽公次諱丕祚
州學生早世公以崇禎庚午正月五日生于州
里之居第當其始誕里人張蒙來告太公曰吾
夜夢入東嶽廟見帝君閱簿云朱家積德生一
舉人矣太公遜謝之公生值喪亂崇禎壬午
王師徇山左勤慤公相從北去兄弟分析家室

漂搖竄身南北不常厥邑順治乙酉我
朝定鼎始返故鄉適勤慤公扈從入關旋以假
歸家人復得相聚丁亥里有兇警遂移居會城
於是朱氏又爲濟南人及秋省父兄于都門時
桐城程太常一見奇其貌曰此國器也能從吾
游當有以發之公因請業其家未期年而學成
明歲歸山東遂補州博士弟子年十九舉戊子
鄉試張君之言至是而驗辛丑勤慤公巡撫兩
浙復總督三省以八旗屯田事爲民請命迕權

輔指被逮公相從請室視飲食臥起出則納槖
饘餰綏急營救百端竟不免丁未
上親政復勤慇公官　諭祭　賜謚授孚子大
理寺卿公之事始畢庚戌乃就遷人爲盱眙令
僅四年以治行卓異徵戊午授刑部廣東司主
事庚申遷貴州司員外郎辛酉遷兵部督捕司
郎中癸亥陞直隸天津道僉事乙丑晉直隸守
道參議總理八郡錢穀丁卯　特命巡撫廣東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巳巳署兩廣總督事壬申

又　命總督閩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甲戌以大計繕疏失辭免歸庚辰奉
命分修南河九月九日薨于淮安之高良澗年七十有一公之居官也以廉勤自約敕所至有能聲初莅盱眙知其所苦在徭役卽爲正冊籍清弊竇隱使不偏累無藝之征竝耗銀悉除歲爲邑省襍費萬餘金俗尙氣好鬬民閒或詬誶輒自殺諍訟無已公歎曰是不可以杜後患文治也反復諭以律例俗大變且聽斷嚴明兩造

之頃不數言而決咸摶頰稱快故終公任無投府辭者旱暵歲歉公已爲申請邀有蠲賑之旨公度民饑不能待公自假貸二千五百金煮糜飤之鄰封就食者常數萬人訖無流殍是時蝻生滿地飛蝗忽至蝻皆附翼以去歲則大熟有麥秀三岐之異督撫尉薦下　詔褒之大計復舉卓異

賜蟒服尋以臺省闕人被徵入都時從子絨官大理卿應避親嫌遂補西曹發摘奸伏如神冤

獄多所開釋律無成例者亦參伍情法衷而濟之高下稱平秦中有逆案其所牽累應流者身故無子巡撫咨請何以厝置其妻公曰按律謀叛知情者杖流之獲罪既同則獲免不應有異是後本人身死有子者流無子者免遂著爲令又有殺人者身死其妻應戍巡撫以其舅姑年老請留養大司寇曰例有子養親亦有婦養親乎公曰邮及煢獨　朝廷法外之恩也父母舅姑等耳子與婦何擇焉竟得留養旗人有典民

戶全家者後易質劑賄掌吏竊印鈐之將乾沒爲奴公取驗司城印曆知其僞吏及旗人抵法十三人皆得脫去其矜慎庶獄皆此類也當任督捕僕區法嚴告密旁午一涉株連家立毀公執法嶽嶽使不得逞保全甚衆在天津時有繪畫輿圖之　命撫軍才公俾領其事公戒車疾出東極海西盡邊城陟巉巖陵迅湍曉霜宿霧不敢告勞凡阨塞要害名區殊竟居人有自少及老不能攬其奇名其勝者纖屑必錄稱職方

善本焉。保定衙署舊設銀工用別眞贗其人多奸猾且與蠹胥及舍人子內外勾連索賄不至雖精鏐必爲再鎔折閱無算公曰銀之美惡吾自能辨何須若輩立斥去之丙寅　命蠲直隸八郡賦部文誤遺宣府公謂此亦直隸地也爲申請並蠲任縣水淹地七百八十餘頃寧晉一千四百餘頃皆請除其田租地近　輦轂有應供尚力及協運灰車等物皆取辦俄頃動數千金悉爲釐正裁革　陵工米豆時直踊貴內部

奏銷仍循成例致遵薊豐順諸州邑有司遺累
代償或萬金或數千金至有不能保其妻孥者
爲原　赦獲免宣示諸郡兵餉舊撥順德廣平
大名三府運給道遠期迫艱于奔　命公請先
借支道帑以大名諸餉補之公私稱便公歷官
既久聲蹟茂著不惟公卿推轂亦且簡在
帝心故粤撫闕人卽以　命公　旨自內降不
由　廷舉　陛見之曰
上屢命之前霽顏清問公奏曰廣東要地大亂

初平臣肩此重任至彼當爲人所不肎爲不敢爲者以圖報稱

上諭曰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要須從容安靜始終如一又召入內廷密諭良久賜廐馬以寵其行又錫千金爲行李費抵南雄首革庾嶺役夫役夫原無額設用則取里民充之恐不時集日係纍數十人以待過客不勝其苦公勒石永禁並咨兵部使者出自有驛站公費不得于僱役外輕用一人先是粵東軍興芻茭

胼僂之需征至百萬餘金公亟罷之臨高澄邁吳川諸邑殘于兵燹郵舍爲墟疏請蠲賦以招徠之流亾者得復其故業鹽法之壞由於藩下奸人逆藩雖平其害猶烈公分剖利病以八疏入告一革除陋規一革除三年換阜一量地撥引以清壅課一驅逐流棍另募殷商一巡緝私鹽當嚴專責一生熟鹽引宜從民便一盤掣夾私偷販一酌定遠近鹽價皆切中機宜衞所屯田舊例每畝徵米三斗三升公疏請照民田起

科止徵八升二事格於部議皆奉
特旨允行藩司錢穀有成數而無條目官吏得
上下其手公令設簿籍絲分縷析逐項劄記多
寡之數犂然紙上矣廣惠潮肇開有駕舟行刦
者用藥迷人殘殺屢屢公嚴緝莫獲禱于城隍
之神不三日其同伴自首殲其渠而散其黨又
以他盜尚多爲設五約以弭之域內遂靖公固
嚴於緝盜尤惡誣良以爲盜者陽山阜商以倍
稱之息沒人子女爲奴黎王璣輩糾結三十餘

人入其家以快私憤有司以盜論傅大辟公鞫得實竟從末減逆藩尚之信就平逆屬已槩正法奸民猶告訐不已公上疏請嚴妄首株累之例其畧曰當藩燄方張投冒倚藉者實繁有徒迨逆藩平定經刑部侍郎宜昌阿來粤察藩下人員應歸旗者悉已造冊解京冊內無名者釋放爲民二十三年兵部奉 旨定南藩下官兵家僕及買易人等除眞正遼東舊人及價買之人外逐一清理發出爲民臣詳繹前後

詔旨無非以諸人皆　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餘年來或經補伍或已歸農或死亾遷徙地方官無籍可考乃奸宄之徒視爲奇貨非在部出首即赴有司告訐牽引欺誣不可窮究及事得白而官民之被害已深敢請
皇上垂仁格外下部定議後遇此輩除不准行仍治以妄首之罪則率土官民益頌
天恩之浩蕩矣疏上得請人心始定有訐某詩文語觸忌諱者公察其作于前代法不應究立

焚以消文字之厖
上念公勤勞于外壬申秋　特遣內務府營造司員外郎董君殿邦暘春苑總管李君煦至粵傳　旨褒嘉勞問甚渥時以爲榮及總督閩浙飭營將整部武覈糧餉嚴扣尅東南壁壘一時改觀監司守令察有貪汙立挂白簡前後彈劾不下二三十人會兩浙薦飢有司議報富戶捐賑人情洶洶幾成大變臺灣孤懸海外土著之民多業耕獵往往爲奸弁侵蝕公皆嚴禁乃止

時有廣東撫軍及鹽使者互訐之案
上命公往勘明年秋臺臣條陳太湖水利
上又命公相視報　命悉稱　旨二役舊例皆
差部堂大臣
上謂一時廉正無如公者故　特旨命之未幾
以大計疏內有地瘠民貧四字不稱　旨罷歸
公雖退而家居日以報
上恩爲念丙子　大兵北征公輸馬贏二百餘
匹以助轉餉庚辰春奉有永定河急公之　旨

公一至都旋奉　命分修南河地在淮安之高良澗公身自督理時當盛暑立烈日中不去七月大水居室漂泊公坐案上以待水消督修益亟積勞成瘧遂不起公爲人簡坦闊達矢口見臆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中寔樂易不藏忮過即自解樂取人善不啻如巳出今中丞彭公鵬公知之在其爲令時一見即語於撫軍于公論薦之遂成名臣居家極孝慈遭太公之喪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及太夫人喪亦如之

其先兄弟羣從之急逾于己從子紋早孤撫之恩意甚備婚聘費至千金他子姪輩成就其功名昏嫁者非一人周給姻戚故舊多至不可數性尤澹泊無聲色玩好惟喜讀書即通鑑一編亦歲必兩周焉奏疏書牘口占立就文移案牘皆目閱手批不假他人所著族譜簡而有法識者貴之公娶姚氏　贈一品夫人後娶蔣氏再娶王氏　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人緗候選部主事絳刑部貴州司郎中綱兵部武庫司主事九

齡鶴齡尚幼女三人長適候選州同知李庭蕙次未字再許字孫叔讓孫男五人崇簡崇道崇謙崇勳崇敬女九人皆幼公薨之明年卜以十二月初九日葬高唐之先塋諸孤以貞與其兄弟論交最久知公家事亟詳因出行實俾次為狀將請碑銘傳贊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且以告諸太史氏貞不得辭遂歷叙其履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著于篇謹狀康熙四十年九月乙酉朔安丘張貞狀

中條貫麁襍却敘次有法

韓懷西行狀

韓君懷西卒之七閱月葬有日矣其孤知彔衰絰踵門屬余爲狀曰將藉以乞誌銘値余南游未及撰次比其反也復請不已曰將用以備家乘遂不獲辭君諱從周懷西其字先世自棗强徙安丘遂爲邑右族代有顯者君高祖諱守廉封承德郎尙寶司司丞曾祖諱必大諸生祖諱應奎登仕郎城固縣主簿祟祀鄉賢父諱麟士字宜榮諸生娶于李實生君賦質岸異至性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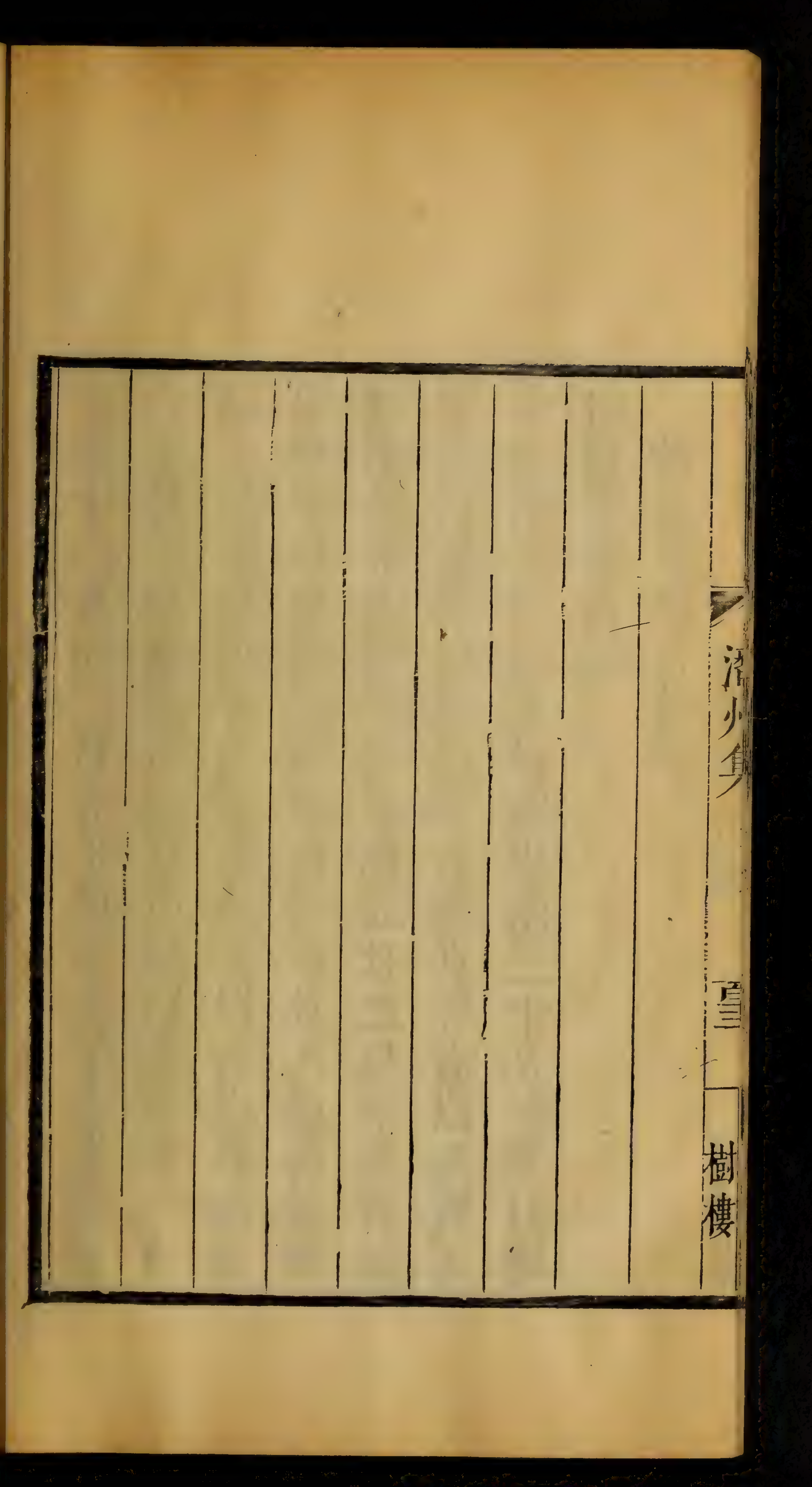
植生當明季多事之時壬午大亂兵侵二東宣榮公挈家辟地琅邪寄君外家時裁八歲晝對外姑強爲驩笑思親夜泣枕席嘗溼身在圍城中外家治醪肉糗餔以犒陴卒君親齎乘城流矢雨集神色自若人皆異之明年三月干戈少息父母歸來相聚亡幾而母竟以疾卒宣榮公旣失偶家人生產無意訾省田園闠葺悉以委君君綜核家秉斬斬有法父韙其能甲午父復捐館舍男女幼稚撫育昏嫁恩意甚備又念先

人覘更喪亂家業日圮幾不能保有敝廬于是悉力營辦不自暇逸拮据數年始復其舊君入世雖淺而讀書未嘗少輟雖屢挫場屋而不肎苟且以就功名年甫四十卽謝去帖括業退耕石埭邨出以畚牸犢柴車歸與鄉父老較陰晴問禾黍他無所縈懷抱也性喜藝蘜庭中歲植數十本每當秋杪異香竟室君白袷單褡婆娑其閒或親串過從迎之花下割鮮釃酒相對忘疲君既於業不利居恒邑邑故尤勤於教子延

禮者儒以爲之師取古今文字抉摘其最精者標識書額程課之不少借又手所書四子解義數十冊示之曰吾昔在家塾寒鈔暑講不敢告勞汝曹爲學可唐捐歲月乎長子知彔以高材生膺拔萃貢君猶及見之亦足慰矣君晩年苦肺秋冬之際卽發欬喘惙惙不支入春而止甲戌七月遇母弟之喪哭泣過哀宿疾頓加病與日積遂至不起寔康熙巳卯正月廿九日也距生崇禎乙亥九月廿六日得年六十有五以卒

之歲十一月初二日葬于城南先塋之次娶王氏子男二知彔戊寅拔貢生知剛業儒女一適諸生劉肇嬰孫男二愔恂孫女四余之祖姑爲君曾祖母中表之戚世篤情好且比屋而居炊煙相接知君獨詳而有懲於世之撰事失實易至誣罔故就知彔之言去其貞屑者以爲狀而未嘗有所附益也謹狀康熙三十九年正月晦日同里張貞狀

得班孟堅直敘法



漁洋先生放鷴圖贊

五緯麗天苾寒邑潔六經垂世日懸星列先生兼之雄文大節人方仰爲建時之斗杓上且倚爲濟川之舟楫而先生澹然歸興忽發是殆反莊生之言心居江海身在魏闕者歟

周雪客持盋圖贊

筆走風雷名傳海甸混迹塵中龍蛇百變或問周子胡爲乎忽行脚而持盋曰斯人也不貫磬折逹官之門尚可乞食歌姬之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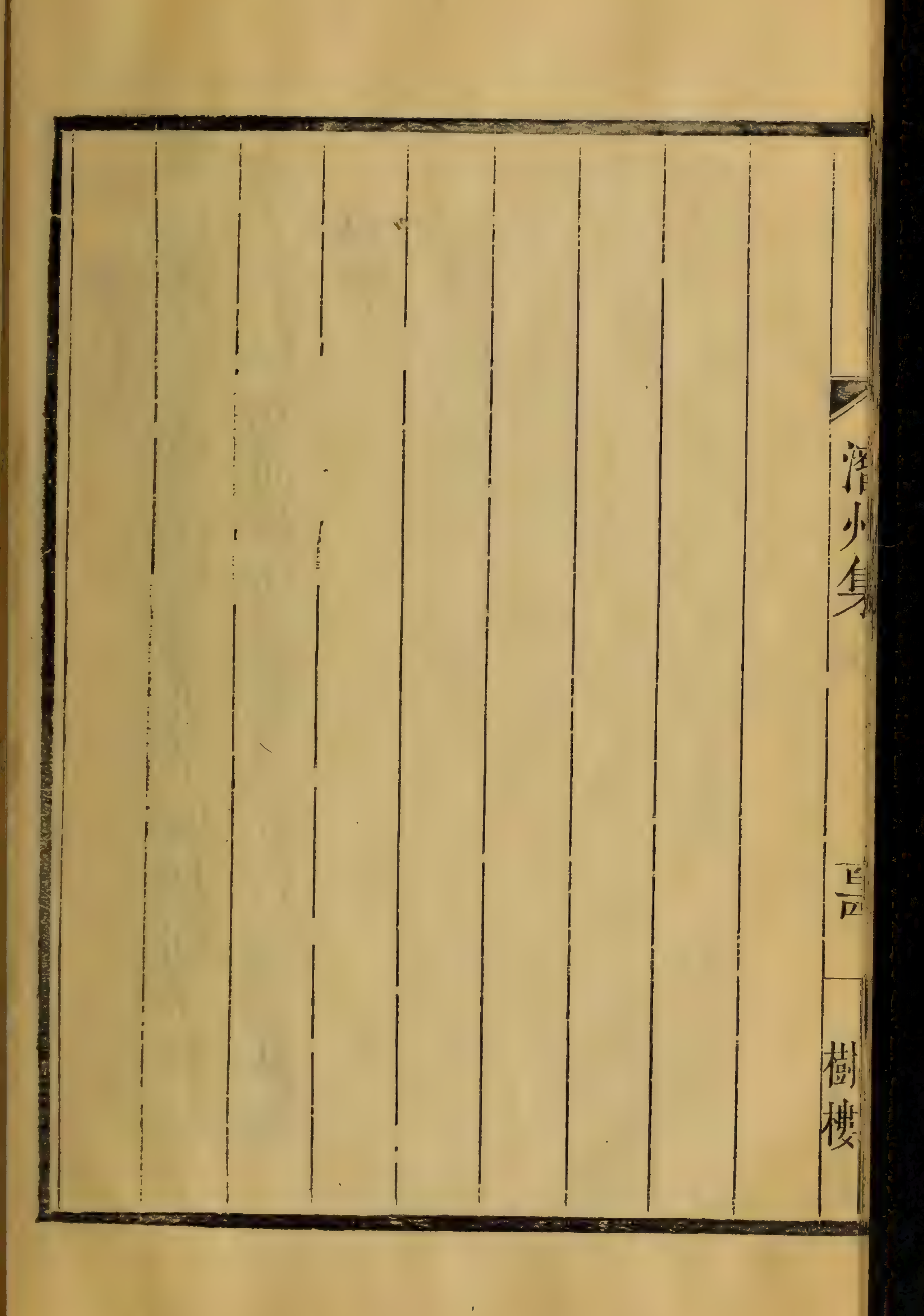
遠游圖自贊時年六十有四

卦氣已全性猶樂託寧佇如蠶吐絲自縛既不能乘萬里之長風又不能駕九天之野鶴且與一𦅸草鞵任他到處行腳以趣勝得蘇黄之意

藜杖銘

藜以爲羹亦用作杖羹果予腹杖則予相杖乎杖乎不自立而恃汝恐難免於行步之趺踼

格言



祭曹實菴先生文

維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十一月初四日
皇清誥授奉政大夫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實菴曹先生卒於里第姻弟張貞於未斂之前已服淺衣哭先生於牀既斂之後復制朋友之服哭先生於殯宮迨歷三旬又率男在辛在戊在乙暨孫壯輿敬輿扶輿重輿簡輿岱輿爲文一章寓絮芻而告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遂不起耶理數可憑今竟不可知耶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前修之言亦不足盡信耶既而思之先生蔭藉高華才名奕奕領解額登甲科歷內外三十餘年位躋容臺秩列三事兒孫繞郄壽考令終先生之得於天者不爲薄矣獨是余與先生戚誼交道有出于尋常締結之外者何能已於悲耶余初識先生在學詩謫句之年時余門祚作衰觸境多畏見儔人廣坐輒思引去君家兒弟初露頭角嶄然自異邑人望之以爲秀出天外不可梯接乃獨與余有水乳之合每一聚晤

促鄰引手移日分夜既講同人之好復締兩姓之歡熙熙怡怡白首無間曹張之交論者以爲有終始也憶丁未首夏先生需次里居結伴南游汎棹長淮艤舟邗上時四方名士多僑寓其間投紵贈縞論交甚衆相與登紅橋過竹西上下平山堂籃輿畫舫匏尊竹杖歡聚月餘始各散去是後經行其地痛良朋之遽徂歎勝踐之難逢又何能不悲耶歲庚在戌先生筮仕中翰儤直禁中旬日休沐用其暇以讀書所養愈淡

而詩亦加工又與諸僚友迭吟遞唱一時有十子之目壬子余以選拔充賦入都先生以余名譽未彰爲游揚於公卿間至今猶有知余姓字者先生力也乙卯秋余下第東歸先生攜挈累日賦詩贈行有故交失意明朝别孤燭離筵此夕真之句先生朋友之義至是極矣又何能不悲耶乙丑先生同守新安又三年余悼亡傷逝家居無聊買舟南下羈棲白門先生聞之遣平頭挾貲斧邀余爲黄山之游余雖未赴而先生

之意厚矣亡何先生內擢版部旋進秩宗余以
老病崔隤裹足不入長安尺一之牘歲必數至
當其官南宮也以在中書日久朝章國故已極
博綜故居儀曹濬諳典禮宗伯取裁焉郎潛五
年以才望推擇視湖廣學政未赴而宿疾頓增
遂免歸先生雖以病歸猶與余晨夕過從栖酒
言歡維歲之春又與劉馬諸君修雒陽九老睢
陽五老之會不肖如余亦相招入社坐無拘忌
不限醉醒方謂此樂可常孰意追隨未幾典型

忽遠豈不尤可悲耶嗚呼先生已矣余邈焉寡儔書有疑義誰與共析壺有名酒誰與共斟蘭時蕭辰誰與共賞東阡北陌誰與共游哀樂互乘誰爲可語緩急時有誰爲是恃與言及此匪木人石心何能不嗷然其一哭耶遡泗之餘寔難閟默欲爲長些大招而不能欲摛詞拈韻而無暇因略述交情告哀楮幕先生有靈或能鑒此悃誠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悲愴刺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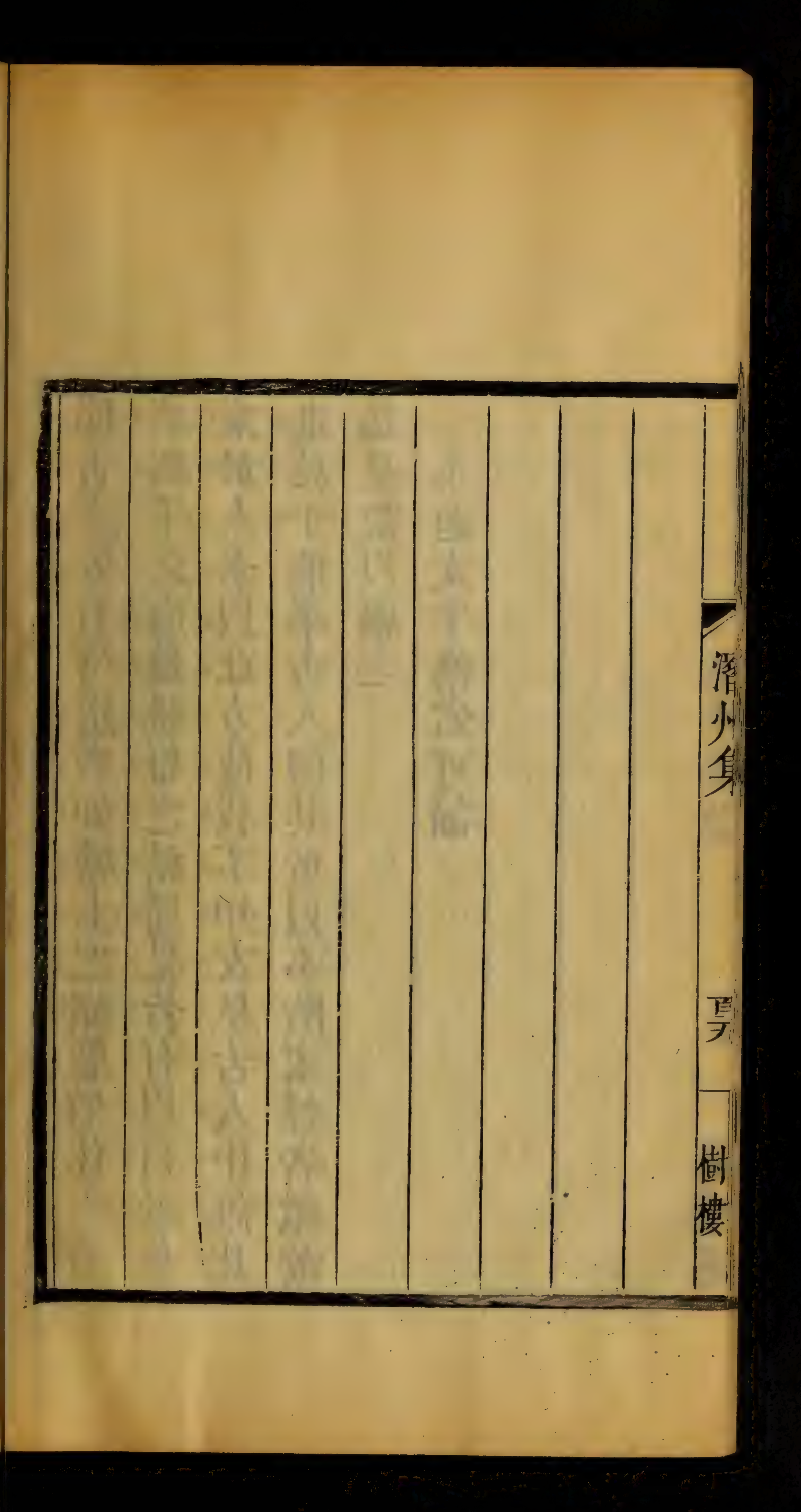
書畫換米說

余游白門知其地世家以文獻稱者惟顧氏爲最盛有司寇華玉憲副英玉兩公並興於前復有明經與治先生鼎起於後文采風流祖孫相望也余景仰其人常有生不同時之歎偶從衆中得識其後賢友星者則與治先生猶子也落落穆穆如秋水遠山工詩善畫確有家法遂與定交一日過其種紙菴在青谿邃步之閒坐譚良久友星作而言曰八口之家所恃惟粥饘也

衛生苦拙畊不逢年將學晉文之種米乎抑效魯公之乞米乎冀指囷之賑則無公瑾之友朋希百斛之贈又無休文之宗黨欲虛索于長安折腰于五斗則滑稽不如東方畏榮更甚泉明矣智窮力索不得已而思𦘕畫以换米不識有當於理否余應之曰子之志卓矣子之論湙有會於余心矣以子之才求名於朝不難躋身通顯求利於市素封亦可立致乃方介自約黴靈翰墨但營一飽無復餘念居然古人家風矣吾

聞古之安貧守道者如驎士之織簾伯休之賣藥孺子之磨鏡桃椎之結屨是皆有以自老無求於人者以此方彼我不知友星古人中誰比也於乎能學古人即其所以不隤家聲者歟故為是說以勵之

小題文字澹宕可誦



題

風流妍美
秀色可餐

文介先生張公私謚議

粤稽謚法肇自有周然論行以賜其權操之天子而私謚者又以補王制之所不及也先民有作懲慝兼稱近世優卹勞臣獨存善善士大夫功名著於朝廷德教沛乎閭閻者生班爵祿歿錫嘉名崇獎風厲於是乎在若夫山澤之臞束修自好韜鍔含章雖有絕人之行君相不及知有司莫以告徒令風人志士寤歎慷慕于草亾木隕聲銷影滅之餘欲表揚以爲激勸其道無

說得煞有關係且照應無迹

繇不得已而爲私謚之舉黔婁之康展禽之惠陶潛之靖節孟郊之貞曜王通之文中蕭穎士之文元或出於妻或出於友或出於門人要皆不可不謂之私乃儼然與國家飾終之典竝垂天壤而人亦無有非之者故曰私謚者所以補王制之所不及也東武文學張向華先生厤世幾五十年里中薦紳學士咸思慕不忘徵諸國人詢於介衆爰倣古人私謚之例以文介易其名而屬貞爲議先生固一世之賢者也生而奇

頗博通六經旁及子史曉風夜雨沈冥其中壬午之冬齊魯大亂先生避地淺山一日鐵騎突至有叚生者屏息草石閒騎方退尙心悼不自禁旋聞吾伊聲起睬之則先生支坐簡帙也其處顚沛如是況平居乎謚法所謂敏而好學者可以無愧矣其伯兄九華坳無子宗老議令先生次子佪爲之後先生不可曰有侃在雖遠出可召歸盍侃爲先生仲兄子年又長於佪遂立之邑人程生許以女字佪女疾失明程自欲離

昏先生覺之每將有言輒醉以酒竟不得語而止謚法所謂執一不遷者非歟合是二美先生之平生盡矣謚以文介誰曰不宜謹議康熙三十八年冬十二月乙丑朔安丘張貞述

散散寫來如不經意爲文而起伏開闔照應之法無不悉備是謂至文　李漁邨

文介先生安公私謚議

康熙四十年三月癸卯選貢生待贈承德郎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壽光安靜子先生卒於里第遠近薦紳大夫及博士弟子以至廛井農賈聞之靡不傷悼走而弔哭者屬路不絕既歷三旬又相聚而謀非易名無以槩其生平而致其尊崇之意敬擬私謚曰文介葢法所謂敏而好學執一不遷者也嘗攷文之義多端介之義亦不一。獨取此二者。以其近也。先生天資卓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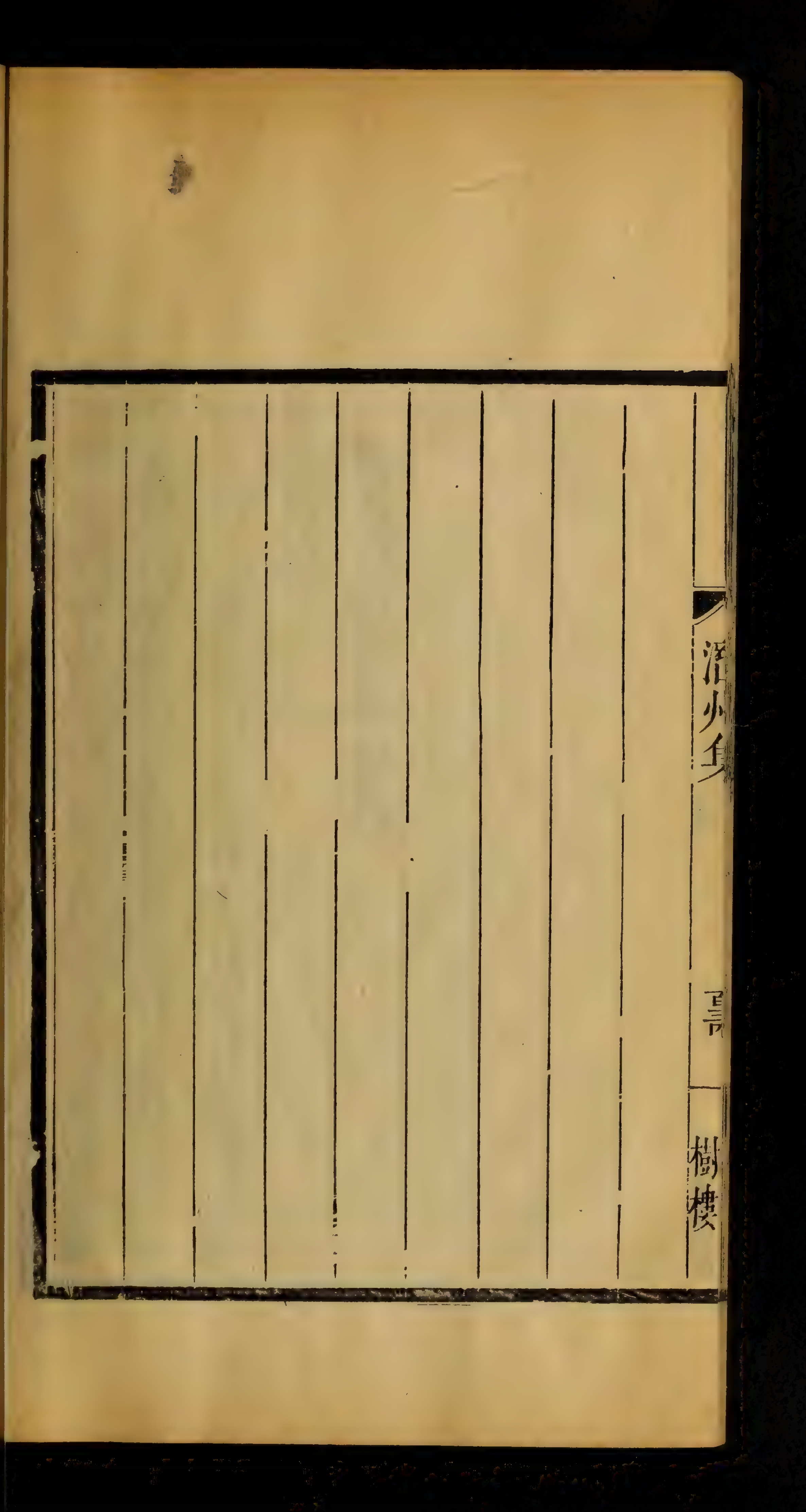
十三能文十八補邑諸生試屢冠其儕偶二十七膺拔萃貢場屋之文彌工十五舉而不獲售自知數奇遂極意於金石竹素之業詩根柢摩詰文規橅廬陵書未嘗須臾離手倦而就臥亦必挾策睡去便墮枕旁醒復縱觀遇操觚始起居研北耳莫年學日富名譽日起世皆饜趣而悅之長歌短吟若順風以呼碑版卷軸不脛而馳四方自山以東無不知有靜子先生者嘗裒所著杞城詩稾杞城文稾玉礎集鼇音各若干

卷梓行人間讀者謂其奇聳健拔脫凡化腐敘
事寫物開見層出偉然成一家言非謏聞目學
所能覬望傳之後世不卜可知也夫是之謂文
方先生之貢太學也就選人格當得州縣官先
生夸然弗屑也退耕於野著書自娛一時監司
守令高先生之行多折節下之康熙癸卯櫟園
周公以少司農出鎮青州先生受知尤深邀致
衙齋動至彌月先生於談藝外無所及私愈益
嚴重先生以爲賢而先生用是益貧長君雪園

子丑聯第掞藻石渠牽絲郎署駸駸顯重矣先生罷服不改宅宇如舊唯於舍旁構草堂三楹字曰晩讀夾窗助明書帙離列與中子篔講習其間迭吟遞唱風發泉湧少焉擲筆酌酒自勞又復訂擊經史提緯古今人世榮利之事曾不挂其頤頰也夫是之謂介文言學介言行文見乎外介兼乎內體用之謂也昔陳太丘用文範著誄陶徵士以靖節播嶽前修已事亦旣彰彰卽近如吳公萊爲書院山長不登仕籍而學

士宋公濂輩爲議以謚之貞雖僻固狹陋愚賤無徵然詢謀僉同定出懿好聊存三代之直可補太常之闕矣謹議四月十有五日同郡同學弟張貞述

體極典則句自遒逸



題觀稼樓詩

予以康熙甲戌讀橡邨楓香集歎爲奇作序而歸之更七年過綠玉堂橡邨出觀稼樓新詩相示又索弁言予反覆誦之意氣跌宕筆墨馳騁天風海雨之氣偪人較作楓香序時胷中眼底另一意致然後知天下事進境無窮不覩此冊便謂舊本已足佳觀三諷新篇又覺前序未爲定論鹵莽撰述復貽後悔矣聊署紙尾請俟數年橡邨讀書益多用力益厚詩學大備再取其

成籍而論次之或尚不逮也歲在庚辰中元前三日杞田耕者張貞識於厚書菴

題鐵岩遺墨

嚮從人家屏幛上見鐵岩先生渲染小景沖澹簡遠意在筆外今年客青寓閑蕭寂吾友章夏忽擕山水一卷見眎分布搆結紆徐掩映全得南宋遺法余嘗挾短節入秦亭山於夕陽欲下時遠眺近矚峯巒秀潤竹樹蒼莽恍然此卷之在目阮亭先生跋尾謂賢者固不可測誠知言

哉章夏熏習家教翰纍風流前後輝映每得名公一縑片素重若璵璠況此爲先人手澤所存無異鄭公之遺笏衛公之故物當與天球大貝同其護持微但如賈相所云永與廟堂爲青箱至寶而已耶康熙乙亥夏五牟山張貞識

題朱子青所藏瓜果畫扇

余庚辰燕游道出歷下坐朱君子青紅藕室見便面所畫瓜果不知爲誰氏筆然寫生之玅不減田水月時維初夏草木尚未結實展閱數過

食指欲動計六月末旬可返杞城郵莊固饒此物淪以寒泉香沁齒牙足慰老饕矣四月十三日杞田耕者張貞識

題姜勉中扶櫬圖

前禮科給事中姜貞毅先生爲余叔父侍御公同年友以時相竊柄抗疏拜杖謫戍宣州衛未至而國難作先生猶恪守戍命不敢歸故鄉竟歿江南二子安節實節旣遵遺戒葬之戍所安節復自萊陽遷母櫬合祔敬亭跋涉險阻歷數

千里而繫足蘭備極艱辛始克竣事一時皆稱其孝吳人作扶櫬圖贈之更爲詩文以紀其事今觀圖中素旗前指柩車首塗安節步從牽牛攀轅麻衣雙淚哀容宛然攬者涕下畫棺於冊古無此事考之近今林古度傷亾友袁孟逸之纍棺荒室也圖其破屋敗棺于扇爲之募葬遂得歸窆古度之葬友義也安節之葬母孝也惟孝與義感人最深見者自能興起當不止如觀北風雲漢兩圖僅能移人寒熱而已也康熙乙

亥十月庚寅朔牟山張貞書於吳郡西城橋之寓樓

先府君遺墨書後

諸葛忠武一生志行在澹泊寧靜四字故旣用以自修卽用以垂訓先君子好手錄之人間合有數本此書於癸未六月為最晚年筆一日得之故篋捧玩手澤如覿慈顏因勒石龕壁以當庭誥云康熙丁丑七月壬午孤貞抆淚謹識

先叔父侍御公手書且園歌跋尾

且園歌吾邑張幼美先生自詠其園居者也先生仕止憲副而磊落曠達著聲萬曆中讀此亦可想其爲人矣先叔父侍御公少好書之余自中已見數本先生曾孫光岳偶得此册於馬氏輒手自撫刻出以示余筆意遒逸勁爽神采飛動覺其詩益凛凛有生氣譬諸空孱不有妙指誰發妙音傳之世人猶稱二寶在吾兩姓當什襲以藏時寓羨墻之思可與尋常詞翰埒乎康熙四十年夏至後五日貞謹識時年六十有五

跋安靜子所藏櫟下先生手簡

康熙癸卯甲辰閒司農周公建牙青社凡士之懷一才抱一藝者皆被物色余與靜子受知獨深公之書問月必再至靜子暇日裝緝成帙出以示余追憶真意亭雅集儼然未散而司農公下世已二十四稔當時賓從亦晨星落落不及觀射矍圃存者之多矣摩挲蠹簡可勝慨歎乙亥夏至後三日安丘張貞謹書

跋匏翁家藏集

吳文定公全集二十冊購於廣陵市中詳閱之原詩詞雜文共七十卷今闕卷八至十二十六至十七皆詩也余最愛其文而文獨完足矣康熙乙亥七月十八日桐陰書屋識

此書辛未秋日已落余手以失七卷爲不全本還之癸酉重來仍減直歸余物之得失洵亦有數哉園叟再記

跋文泉子

右文泉子一冊舊曾假謝方山比部鈔本讀之

遂錄置巾箱中不復省覽已餘十年己卯四月向壽光安君靜子借書遣日得韋莊李翺皇甫湜孫樵劉蛻五家集因取鄉之所寫與劉集相對讎校補其逸遺正其訛謬始成完本二十四日杞園老人識

跋王給事雨發德州見寄詩

古驛荒風草欲枯衛河朝雨淨征途何來白鶴橫空下不覺青林入看無大野水雲連海嶠炎天道路向齊嵎故人僥有幽居樂想像茶煙出

旡鑪

康熙丙辰余與郃陽王幼華先生定交都下道義相許情好日洽甲子夏先生典試粵東有途中見懷之作未及却寄而先生下世乙亥秋杪余游吳門中丞漫堂宋公出此示余披讀一過不覺淚灑行間悅然少陵得高蜀州人日見憶詩情事亟錄便面以識知己但恨無才追酬有負亡友耳牟山張貞十月一日雨中游虎丘歸燈下書

跋紫柏老人集

有明三百年來釋氏之得法能文稱大宗師於彼教者唯憨山達觀蓮池三數人耳庚午冬日游清源大寧寺獲紫柏集五冊乙亥南游又得三冊于姑蘇市上遂宛然爲干莫之合離列案頭值人事膠葛時一繙閱無異甦腕熱沙中受四禪天甘露酒矣康熙丙子重午日張起元書

跋書課卷

右余書課一卷首段爲戊午春日寫自是歲書

一二則或三數則至乙丑七月始獲盈紙八年之迹歷歷在目而前後筆法不甚相遠眞六一先生所謂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者可以一歎康熙己卯四月四日撿付兒子在辛收藏因識卷末時年六十有三

䟦王司直篆書豳風七月詩

余性喜篆岐鼓嶧碑而外於漢好張平子碑於唐好碧落碑以其淳厚朴茂古意猶存非後人所能仿佛也司直天資最高翰墨種種皆有別

趣偶用篆體書七月詩八章便多子玉惟正遺法倘用志不分自可追媲籀斯崔陳諸公聊借爲驛騎焉可矣康熙乙亥大雪日牟山張貞題於秦淮水榭

跋張又安臨輞川圖卷

古來圖郵居者以盧顥然草堂王摩詰輞川爲最勝草堂圖吾不得而見之矣唯郭恕先所摹輞川石刻猶存但恨雖具形似而昔人之稱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者絕不可得適張子又安與

余同寓白下承恩僧舍出手橅輞川畫卷乞跋觀其匠心經營細入毫髮而烘染皴皺不失分寸我不知去原本幾何以較石刻𡨚所謂優孟抵掌尚近王孫隆準者右丞有靈亦當披雲一笑也康熙乙亥小雪日渠丘張起元云

盧鴻乙草堂圖戊申歲會於京師見之有道君宣和御筆今不知歸誰氏矣

